

DOI : 10.6256/FWGS.201904_(110).10

臺韓跨國婚姻生活中的浪漫愛轉變

文 | 平雨晨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

圖 | 編輯室提供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浪漫愛（romantic love）作為核心理論，藉由移韓臺籍女性的跨國婚姻生活考察浪漫愛轉型樣貌。臺籍女性與韓國丈夫的親密關係開展與維繫模式架構，環繞於浪漫愛概念上：在韓國偶像戲劇等媒介傳遞浪漫愛腳本過程裡，「與韓國男性相遇」成為日常邂逅的想像，使得臺灣女性透過浪漫愛與自由婚姻進入韓國社會生活。而當羅曼史概念作為臺韓跨國婚姻與親密關係的開展，浪漫愛結構也可能影響臺籍女性位置，進而受到性別權力不平等的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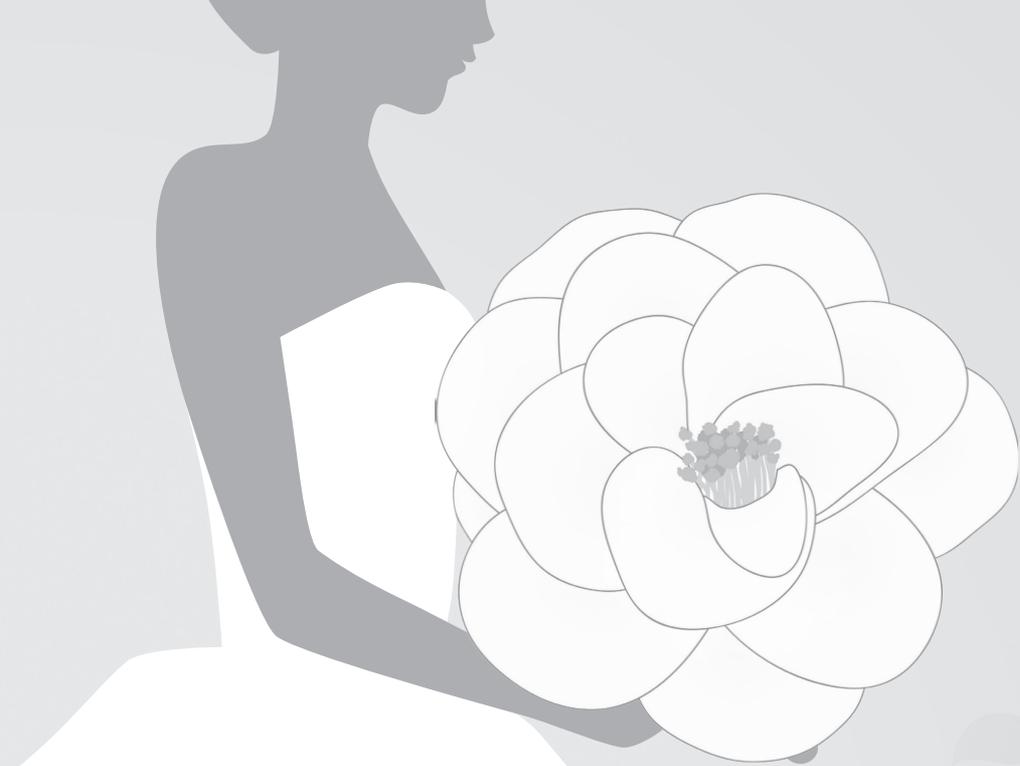
但是，難道臺籍女性配偶的浪漫愛互動經驗僅只服膺夢幻想像，或被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牽制嗎？過往研究對於親密關係轉型描述，將女性主體視為浪漫愛的全盤接受者，無論是鞏固與接受浪漫愛思維，或是將重要他者過度放大，認為女性依附他人才能在親密關係裡尋找自我可能性。本文則希冀透過移韓臺籍女性的日常生活與情感經驗，看見她們作為親密關係主體樣貌，進一步探究浪漫愛之轉變：究竟深藏在異性

戀臺韓跨國婚姻的浪漫愛概念背後，從臺籍女性的日常生活與情感經驗中，可見浪漫愛有何轉化？當女性作為親密關係的主體，她們如何抗衡與開創屬於自己的親密關係互動方式？

對此，筆者以移居韓國之臺籍女性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在 2017 年 11 月日至 2017 年 12 月間，以滾雪球方式並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3 位與韓國男性結婚並移居韓國的臺籍女性，核心問題著墨於臺籍女性移居韓國前、後的生活與情感。受訪的三位女性年齡皆約落在 30 初頭或未滿 40 歲，婚齡介於 3 年間，為了後續研究資料豐富性，未來將盡量採樣涵蓋不同年齡與婚齡條件的臺籍女性；但或許可先透過本文探查她們在身於同個韓國社會、相仿年齡與婚齡背景下，於巨觀的臺韓跨國婚姻中，微觀她們日常生活裡相同又相異的性別處境，以及浪漫愛之型態轉變。

二、文獻回顧

如同 Giddens（1992）在考察親密關係變遷時指出，愛情是具有故事敘述性的浪漫過程，即當個人與某個對象因



特定情境相遇時，一成不變日常生活被打破，觸發成一種隨時準備壯烈犧牲與奉獻的狀態，並且讓當事者擁有對方能使人生完美的認知，形塑成浪漫愛的產生。當臺籍女性在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從交友 APP 社群網站、留學交換生、追星旅遊等方式結識韓國丈夫的過程裡¹，浪漫愛在其中的運作及影響，加速讓平凡交流轉換成「可能邂逅愛情」的互動開端。Giddens (1992) 認為，浪漫愛理念具有特殊脈絡性，並會給予人們一對一的專屬愛情期待，並且在追尋羅曼史的過程裡，不僅只是期待白馬王子來臨，更暗示著焦慮與痛苦將於浪漫愛模式出現，亦可能在經驗

中形構出戲劇性。當臺灣女性與韓國男性彼此確認發展戀愛關係時，浪漫愛預告艱辛與浪漫交織的故事即將開展。除此之外，「跨國」本質已帶有語言、文化、異地等明顯差異，對於浪漫愛「戲劇化」影響更為加乘。

Giddens (1992) 指出浪漫愛熱衷於一對一親密關係，而且情節取向往往建立於異性戀愛人互動形式。目前相關研究多為顯示，浪漫愛容易讓女性受限於異性戀制度的不利位置中，或是在浪漫愛理念的包裝下，女性在浪漫愛互動過中成為性別不平等的鞏固、接受與傳遞者。就像李尹 (2007) 在爬梳異性戀

1 本文受訪者小熊夫人為追星旅遊並透過交友 APP 結識韓國丈夫；G 小姐為交換生留學時結識韓國丈夫；M 小姐為因公事所需下載交換語言交友軟體，進而結識韓國丈夫。

親密關係裡的權力關係時，指出在浪漫愛的性別腳本裡，深藏著異性戀體制裡的性別政治，例如男主動女被動、男富有女貌美等支配權力與刻板印象於親密關係中。除此之外，Giddens (1992) 在剖析浪漫愛互動模式時，認為浪漫愛在某部分上支持男性隱藏自我情感，女性則從依賴情感中的投射認同感到自我完整。亦即，女性對親密關係的信賴感，來自於男性某種程度自我壓抑所呈現出「有肩膀」的樣貌，也因此彷彿女性獲得情感的根源往往被男性的情緒與行動牽引，而性別不平等也間接從中鞏固運作。特別是浪漫愛在親密關係裡的互動過程中，對女性形塑出對於婚姻與家庭的期盼，往往是通向嚴酷的家庭內宰制 (Giddens, 1992)。

只是，在現代的親密關係中，女性對於婚姻與家庭的盼望，並非全心全意擁抱「愛能到永遠」的幻想，相反地，她們可能更有「期待夢想成真、但也知道活在現實」的雙重準備，進而在既有的異性戀制度浪漫愛模式中，藉由生活互動去察覺與反思親密關係的維持狀況，並從中檢視自我的性別位置。若以本研究對象臺籍女性進入臺韓跨國婚姻脈絡為例，她們可能會面臨如研究者남은영、박수정、김영빈 (2010) 考察女性婚姻移民者 (여성결혼이민자) 適應韓國社會文化時的處境，即是當女性婚姻移民者若察覺自己無法融

入韓國社會時，將會在韓國生活當中時序面臨各種痛苦與挫折。而這個痛苦與挫折亦呼應了 Giddens (1992) 認為浪漫愛是同時存在焦慮與拋棄的狀態。其中，남은영、박수정、김영빈 (2010) 指出的「察覺」痛苦與挫折狀態，其實也反應女性在浪漫愛互動運作裡對自我位置的思考樣貌。



若以此思維模式推進討論，這些痛苦與挫折除可能體現臺籍女性的應對策略，意即，她們或許不再僅依賴韓國丈夫的情感而行動，而是能開始從中思索自身在此段親密關係裡的個體存在樣態。也就是說，現代女性在浪漫愛裡的自主性是從親密關係中尋找自我位置，或許已並非如 Giddens (1992) 所指的，女性在浪漫愛裡的自主性是著重拓展與他人的親密關係。

不可否認，特別是在跨國婚姻關係中，對於臺籍女性而言，韓國丈夫明顯仍是親密關係與生活的支持來源，因為臺籍女性身處在面對異國生活網絡裡，比起臺灣女性面對臺灣丈夫與其家庭成員，身處異地情境的臺籍女性必須更耗心力適應與應對在異國社會結構下的親密關係。就像韓國研究者윤구원 (2011) 以訪談 12 名移韓之外籍女性配偶進行韓國生活適應研究時，亦援引自정기선、한지은的研究觀點，即對女性婚姻移民者來說，移民生活不僅要面對社會文化適應，也要面對心理與精神上的生活適應和壓力。因此，윤구원 (2011) 在訪談時發現，外籍女性配偶所進入的韓國家庭裡的成員，丈夫不僅是女性最親密的人，更是支援生活力量的來源。

綜歸上述的文獻回顧，筆者想了解在跨國婚姻體制脈絡下，丈夫對於臺籍女性而言是重要的生活與情感支援者，但是否能不表示是女性親密關係的決定者？換句話說，臺籍女性能否在跨國婚姻中，主動尋獲親密關係裡的自我位置及性別反思，展現女性的主體性，而非過往僅有男支配女的浪漫愛模式呈現，或是女性渴望馴化男性、女性從中接收不平等、女性將愛情與對象理想化等情感樣貌而已。但與此同時，本文仍需察覺她們的主體同時也持續受限於跨國婚姻體制中，包括外籍配偶的身



分在韓國社會的性別議題，也反映浪漫愛進入跨國婚姻體制與主體互動間，如何反覆衝擊、交織出複雜的轉化樣貌。

三、研究結果

(一) 誰的婚禮？跨國商品化浪漫愛之轉變

浪漫愛有所轉化的面向，包括商品化浪漫愛的轉變。游美惠（2002，2007）指出浪漫愛與消費間產生的階級化關係，透過如奢華禮物、活動等消費實踐皆呈現浪漫愛意識形態被不斷複製的情形，從中展演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對等，並且對於浪漫愛消費活動中的雙方追求自主與愉悅權力／權利；但或許於現代親密關係角度而言，能窺見從跨國婚姻的浪漫愛互動，翻轉過往商品化浪漫愛的性別權力秩序可能性。例如過往仰賴男性運用經濟資本籌備婚禮實踐浪漫愛的性別配置，在跨國婚姻脈絡下，婚禮呈現的商品化浪漫愛或許已不再是男性專利，反而有可能會出現兩國各辦一次、分別主責各自國家婚禮執行的性別協商樣貌。商品化浪漫愛或許仍根深蒂固於異性戀浪漫愛制度，但因為婚姻蘊含跨國特殊性，得以讓臺籍女性亦有主張「兩國各辦一場婚禮」的立場機會，藉以親自籌備或主導婚禮方向實踐屬於自己的浪漫想像。甚至當臺籍女性以外國新娘身分進入韓國傳統婚禮

時，能夠翻轉韓國傳統婚禮當中既有性別象徵的力量：

我們是臺灣、韓國各辦一場（婚禮），就說好各自負責一場，但我個人是沒有辦吶吶（pyebaek），那是韓國西式的婚禮結束之後，才會辦的韓國傳統式的婚禮。（研究者：為什麼沒辦傳統婚禮？）我不想貼紅點點（笑）因為不好看啊！因為其實我是外國人嘛，所以我公公並沒有很要求我說，我一定要辦傳統婚禮，然後那時我跟他說，我可以辦傳統婚禮，但我不想要貼那個紅色的，可是公公覺得說就是要貼那個才可愛啊！我就說那我就不想辦了。然後公公就說那就不要。（G小姐，29歲，結婚三年）

事實上，韓國的傳統婚禮仍蘊含過往「以夫為天」的性別意義。如同이영주（2005）經由梳理韓國家庭結構變化與結構特殊性，指出韓國傳統家庭結構性的必備條件即是「家父長權（가부장권）」，即是丈夫掌握主導權並位居於高層地位；相反地，妻子扮演的角色則是生產子女及養育子女，進而維持家庭運轉所需。而受訪者所提到的紅點點，係指韓國新娘臉上會以粉妝或是黏貼出兩個紅色圓點，具有趨吉避凶意象，且僅有身為新娘的女性需要黏貼，體現韓國婚姻形式是以丈夫為核心運轉，替夫家去穢添吉的性別涵意。韓國

傳統婚禮亦透過消費與商品化製造女性化的浪漫想像，同時試圖從中鞏固性別配置。但當臺籍女性面對韓國特有浪漫愛婚禮儀式時，她們懂得運用外國人身分特殊性進行協商、體現自行決定辦理或參與韓國傳統婚姻的自主性，並非僅是等待接受商品化浪漫愛腳本安排的性別角色²，而在面對浪漫愛意識透過科技媒體、社會結構互相交織灌輸時，女性主體也呈現在浪漫愛意識裡自我反思與實踐的功能。

（二）親密關係策略裡的新性別樣貌

在全球化與科技時代下，韓國透過戲劇腳本與偶像明星打造出「女性化」的浪漫愛想像，透過影像播放迅速傳遞具有在地脈絡特殊性的浪漫愛互動意識，可能間接促成臺韓跨國親密關係的緣起。因為韓國文化商品創造提供臺灣女性浪漫美好的夢幻空間，就算是韓劇逐漸生活化，卻仍保有幻想浪漫故事情節，並在和媒介互動中影響對於韓國文化的主觀認知（林桂英，2008）。而在受訪資料中可見，臺籍女性藉由韓劇、韓星投射於韓國男性並產生既有想像，例如「曾以為滿街都是像韓劇的長腿歐巴³」，但當臺籍女性透過與韓國

男性的實際相處過程，能察覺在時代變遷下，浪漫愛的性別腳本已有所改變：

雖然之前都會接觸一些韓劇，也會聽人家講韓國男生都很大男人主義，所以是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我原本也是這樣想啦，但真正實際（和老公）相處之後發現，他們的大男人主義是想要保護妳的大男人主義，就是不想妳受傷害，就是會跟妳說我要負責任！對於我的家庭、我的女生要負責任的那種大男人，而不是舊時代的那種男生說什麼就是什麼。（M小姐，36歲，結婚3年）

如同M小姐婚前對於韓國男性想像，曾以浪漫愛運作下的「男支配女」為既有感受與想像；但經實質互動後她察覺，現代的「大男人」已非以過往浪漫愛所呈現的論述。過往的「大男人主義」係以男性中心為權力，而現代親密關係中的「新大男人主義」，具有男性因為伴侶所產生情感力量的轉化意味。雖然，這其中仍可見既有浪漫愛性別互動迷思，就像「對於我的家庭、我的女生要負責任」論述中，仍呈現以女性由男性來主導或保護親密關係的性別互動腳本，但不再是僵化的性別支配關係。初步可見，在現

2 相較於G小姐決定不辦理韓國傳統婚禮，另外兩位受訪者皆因「覺得很有趣，畢竟一生只有一次」想法而決定辦理。其中可見浪漫愛製造「命中注定」、「唯一」的浪漫幻想，但也呈現臺籍女性配偶於籌備婚禮過程中依循自己的想法，主體決定是否辦理參與的自主性。

3 取自訪談對象「小熊夫人」訪談資料，訪談時間為2017年11月1日。

代浪漫愛互動中，男性並非僅以壓抑樣貌面對情感，甚至會企圖從親密關係中，以既有性別配置權力（如男性應具備攻擊性、主導權）轉化為一種守護與經營親密關係的男性策略。對女性主體而言，其轉變並不全然是性別壓迫展現，反而當女性主體察覺男性呈現其變化時，有助於女性自主判斷自己要不要進入這樣的親密關係。這也在浪漫愛導向的性別配置中，開拓出「男主動反思面對情感、女主動察覺決定」的革新形構。然而，在浪漫愛腳本藉由女性主體進入跨國婚姻體制轉化同時，卻也有可能深化臺籍女性在跨國婚姻中仍居於弱勢的性別位置。

（三）新時代跨國浪漫愛轉變與矛盾

即便從前述能發現臺籍女性主體試圖抵抗浪漫愛結構的多種形貌，從中呈現浪漫愛在性別互動關係轉變的可能，但若以日常生活運作的現實層面角度切入，亦能窺見性別不平等與權力關係仍存在於浪漫愛意識的結構性問題中。

在臺籍女性隨夫移居韓國脈絡下，她們容易因為韓語尚未精通熟練，對於周邊環境不熟悉，無法順暢地與韓國人互動等種種日常生活細節所構出阻礙，需依靠身為在地人的韓國丈夫支持或

協助：

不要說娶外國媳婦的男人們，韓國男人有些還真的是很傳統，就像會有很多瞧不起人的大叔，特別是瞧不起女生，如果妳走路擋住他的路，尤其是女生，他就會把妳推走，是真的把妳撞開推走喔。有一次我去某個公家機關辦事情，我就算是講韓文，但對方（辦事員）聽得出來我有外國口音，他就對我極度不耐煩，明明是我先抽到號碼牌的，卻一直先幫別人處理事情，所以那時候我就想，我之後都絕對要帶老公一起去，而且要叫老公一起來。結果後來那個人看到我老公是韓國人，辦事情辦得非常快速！（笑）我朋友也都是這樣！（小熊夫人，33歲，結婚3年）

在目前異性戀跨國婚姻仍以「妻隨夫移居／民」為主流狀態下，浪漫愛也將藉由跨國婚姻情境深化性別權力關係。隨著韓國辦事員透過口音識破外國身分並無視小熊夫人後，小熊夫人便決定要求韓國丈夫陪同再次前往，而丈夫的陪伴也確實順利解決代辦事項。這種「順利」其實突顯了性別不平等結構，也透露出韓國社會脈絡下的女性被賦予依附於男性的位置，女性置身在韓國社會互動中容易被忽視的性別現象，以及再次深化女性需要男性支援協助性別互動腳本的可能性。

就像 Seseoria Kim (김세서리아, 2009) 以哲學觀點考察韓國家庭間的母職與子女關係時，發現韓國以傳統儒家文化奠定家庭秩序，並透過生理性別本質論的任務分配，將孕育後代與養育子女視為女性應該承擔的首要任務，進而從家庭角色規範間確立家族內部制度。在此社會脈絡下，身為女性已處於是性別弱勢，更何況是移居韓國的女性。浪漫愛結構裡的性別秩序仍有相當的穩固性，呈現出臺籍女性在試圖主動扭轉性別互動關係時，又同時受限或深化結構框架的矛盾複雜樣貌。

四、結論

我覺得不能把韓劇當現實，有些女生帶著憧憬，可能沒有韓文基礎，然後沒有那麼的有錢，但那通常會很有問題，對韓國和婚姻太憧憬了。那如果再給我選擇機會，對象是我老公的話我還是會嫁（笑），畢竟這些都是當初自己就要想好的。（G 小姐，29 歲，結婚三年）

現在很多臺灣女生對於韓國男性會有很多幻想，嚮往有像韓劇的生活，但我看到很多真的是嫁過來之後有很多問題的，也有被騙的。我覺得女生要先清楚自己的價值觀，不要想說因為韓劇所以隨便一個韓國男生都可以。（M 小姐，36 歲，結婚 3 年）

假使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是我老公的話，我還是會嫁給他，但我不會想到韓國（笑）。（小熊夫人，33 歲，結婚 3 年）

臺籍女性們藉由臺韓跨國婚姻進入似現實、非現實的桃花源，在既有浪漫愛模式中，展現追尋自由戀愛、對親密關係挑戰與想像的浪漫愛呈現，她們在日常生活裡面對性別不平等結構的能動性，成為在親密關係中開展對應策略的主體，亦於韓國異地努力尋找突破既有性別互動可能的策略，浪漫愛轉變裡的幻滅與想像、行動於此並存著。雖然，這些策略確實可能會深化或重複鞏固某種性別不平等結構，而臺籍女性所提出的要求，有時亦取決於丈夫是否同意的可能性，但我們或許仍不能斷然否定臺籍女性與韓國丈夫的情感基礎，以及臺籍女性從策略運用中呈現的主體樣貌。

若要翻轉臺籍女性在跨國婚姻裡容易成為性別弱勢處境，或打破跨國婚姻浪漫愛功能既有的性別不平等現象，需要結構性的推進。包括政府與相關機構如何可能運用性別主流化傳遞跨國婚姻裡移動的性別意識？雙方如何協商遷移成家的落腳之處？如果在考量下臺籍女性仍需隨夫移居／民，臺籍女性們的串聯結盟，有無可能成為鬆動既有浪漫愛結構的力量，

還是在異地「分享老公如何對自己」日常言談中，容易形成互相比較的狀況，又更穩固浪漫愛功能？這些問題雖然有待後續研究討論，但從本文指出在臺韓跨國婚姻的特殊性中，可查見現代女性主體在既有浪漫愛結構碰撞後的轉化可能，拆解過往浪

漫愛僵化的表層支配關係，同時指出其矛盾之處。畢竟浪漫愛轉變不僅是個人化的展現，也與結構脈絡特殊性有關，而鬆動跨國婚姻裡「理所當然」妻隨夫移居、推廣夫隨妻移居性別意識，或許即是改變浪漫愛結構的下一站起點。

附錄（訪談資料）

受訪者 暱稱	訪問日期	夫妻年紀	婚姻 年數	家庭 結構	丈夫原生 家庭成員	其他備註
小熊 夫人	2017/11/1	受訪者：33 丈夫：31	約三年 左右	現與婆婆、 丈夫共居	丈夫為老 公，有兩 位哥哥	1. 無公公 2. 夫妻皆有工作
G 小姐	2017/11/2	受訪者：29 丈夫：29	約三年 左右	與丈夫居住，公 婆家在附近	丈夫為長 子，有一 弟弟	1. 於舊金山留學 相識 2. 夫妻皆有工作
M 小姐	2017/12/1	受訪者：36 丈夫：39	約三年 左右	曾與婆婆、丈 夫、共住一年， 現和丈夫居住	丈夫為獨 子，有一 姊姊	1. 兩人與婆婆皆 為基督徒 2. 夫妻皆有工作

參考文獻

- 李尹 (2007)。《愛情的面貌：探討異性戀親密關係中的性別政治》。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林桂英 (2008)。《女性收視行為與偶像迷戀之研究－以韓劇為例》。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東。
- 游美惠 (2002)。〈浪漫愛的意識型態〉。《性別教育小詞庫》，79-83。臺北：巨流。
- 游美惠 (2007)。〈親密關係〉。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59-86。臺北：巨流。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周素鳳譯 (2010)。《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臺北：巨流。
- 이영주 (2005)。한국가족의 구조변화와 대응방안. 한영신학대학교 기독교상담대학원 : 기독교상담학전공, 석사학위논문。
- 김세서리아 (2009)。한국 가족에서 모성과 여성의 일에 대한철학적 고찰 : 자녀교육을 중심으로. 한국여성철학회, 12 : 32-58。
- 남은영, 박수정, 김영빈 (2010)。여성 결혼이민자의 여가와 문화적응의 탐색. 교육문화연구, 16 (1) : 169-195。
- 윤구원 (2011)。여성결혼이민자의 한국생활 적응 경험에 관한 연구. 서울기독교대학교 대학원 사회복지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